

國 劇 春 秋

老生泰斗譚鑫培 (下)

費 嘯 天

「盜魂鈴」不翻桌，起風波

照說，如此高的身價，該不會再遭阻礙了，

可是，曾幾何時，老生行出了個劉鴻聲，嗓音特別高亢充沛，賣座鼎盛；且角崛起梅蘭芳，觀衆趨之若鶩，都對他一向獨霸劇壇的聲勢，造成威脅。等到民國以後，却又使他接二連三的遇到倒靨不順的事情。最後終於受不住打擊，抑鬱而終。民國元年，上海蓋了一家新舞臺，邀請老譚去演出。亮出「伶界大王」的招牌。賣座很好。當時有個著名的武丑楊四立，在上海很走紅，尤其「盜魂鈴」最叫座。戲院老板知道「盜魂鈴」

，居然把他拖到帳房間捆起來，大聲斥罵，要痛加修理。後來經過旁人苦苦相勸，才等散場後，趕他出門。

本料這番舉動，却引起那位聽衆的同鄉們公憤，由幾人聯名在報上刊登新聞，向戲院提出抗議。鬧得滿城風雨，以致第二天無法演出。經過半月的交涉。由戲院老板和老譚出面請客賠禮，並且取消「伶界大王」的稱呼，才解決問題，恢復登臺演出。雖然賣座反而越來越好，但老譚本人却飽受刺激，認爲失去顏面。

其「盜魂鈴」最叫座。戲院老板知道「盜魂鈴」本是老譚在宮裏演紅了的戲，所以要求老譚也演這齣戲。也賣了個大滿堂。演到中間，有個翻桌子的身段：「豬八戒爬到堆起來的兩張半桌子上，表示從高處翻滾下來」。楊四立演時，是用「倒翻」的身段，直接落地。老譚將近七十歲的高齡，上去「拿個頂」，作一個下躍的姿勢，不「倒翻」，只來個「歸眼」的神氣，向臺下搖手，表示年紀老了，不能開玩笑，輕輕的爬了下來。用小丑的身段來表現豬八戒，本沒有錯。偏偏臺下的聽衆不滿意，大喝倒彩。前臺老板以爲這個人居然敢對「伶界大王」喝倒彩，是存心來找碴

梅蘭芳的「舞臺生涯四十年」一書中，說他對此事的感想：「……譚老板有這樣神化的演技，碰到專門喜歡看熱鬧的觀衆，也是白費。有一次他扮豬八戒扒上兩張半桌子，對下面看了一眼，搖搖頭，做出害怕的樣子，又扒了下去，因爲不翻桌子，當時就挨了臺下一個倒彩。還有人說譚鑫培栽給楊四立了。當時上海的報紙對這件事有不少的記載。觀衆偶爾說兩句外行話，本不算稀奇。後來我們內行裏面也有這樣附和的論調，這是不應該的。我們只要把豬八戒的性格分析一下，就知道譚老板的不翻下來是對的。果真翻下來，倒不合理了」。

小丑成份的角色扮演，說幾句插科打諢的話，來調劑劇情。「盜魂鈴」的豬八戒由老生應工，根本就是含有反串的性質。……我來講他在北京唱的情形，也是扒上兩張半桌子，在上面還擺了好幾個要跳下的架子，結果是搖搖頭，嘴裏還說聲：「我還要老命哪」，就扒了下來，博得臺下一個哄堂大笑。……這完全是一種無理取鬧的趣劇，決不是一齣賣弄武功的大武戲。譚老板最擅長的是掌握劇中人的性格，他用這種滑稽姿態演出，是不會錯的」。

梅蘭芳這段文字，說明老譚的「盜魂鈴」事件是無枉之災，他本沒有錯。但也可以看出老譚的聲譽，的確受到影響。尤其被迫取消「伶界大王」的稱號，（雖說他自己並無意自稱此稱號）；不能不說是一次大的挫折。

「戰長沙」穿皮袍，出麻煩

另一次事件，發生在民國二年的冬天。當時的總統是袁世凱。總統府也常常傳差進府唱戲。一次傳老譚去演「戰長沙」。這個戲過去在清宮演出時，由汪桂芬去關羽，老譚去黃忠。現在汪桂芬已死，老譚以爲自己可以演關羽了。非常高興。（因爲他很少演老爺戲）特地新製一套綠蟒

、綠靠，準備大顯身手。不料府裏的戲單開出來，却是王鳳卿去關羽，老譚仍然去黃忠。

老譚自以為是老前輩，給王鳳卿配戲，很不高興。又因為天冷，他也懶得多脫衣裳了。就在皮袍外面穿上戲裝。紮了靠。好在他身材不大，外型上還一時看不出來。可是，當他演到「關黃對刀」時，雙方開打，皮袍子就顯出來了。被懂戲的袁六公子看在眼里，認為是藐視公府，大不敬。馬上告知老大袁克定。克定勃然大怒，立刻要交給警察廳去嚴辦。經過多人說情，才決定處罰老譚二年之內，不准演出。（包括堂會、戲院），並且親自對老譚說：「你年紀老了，應當多多保養，不要演出了」。

這在老譚來說，真是奇恥大辱。當他在清廷時代，多少人想請他露演，還得看他眼色；僅僅的三幾年，居然被處罰不准演出，當然承受不了。可是，家口衆多，負擔很重。一年內不准演出，的確有些問題。只好願顏到處托人代為求情。大家都願慮袁克定的大架子，誰也不願爲此事去碰釘子。看看半年多了，還是一籌莫展。忽然有人想起余叔岩來了。

余叔岩是余三勝的孫子，也是唱老生的，倒嗓後，很久沒有演戲。袁克定很賞識他，給他在總統府內弄個掛名侍從的差使，加上二公子寒雲，五公子百納子都喜愛戲曲。所以他能在克定面前替老譚講話。於是老譚的二兒子嘉瑞去找余叔岩，余一口應允，但提出個「拜譚爲師」的條件。結果，讓老譚到公府演一齣「珠簾寨」算是賠罪。才許他照常演出。接着余叔岩也拜了譚門。

被迫演洪洋洞，真的「去見先人」

最後一次，也是老譚受到壓迫最不幸的一次，是在民國六年四月。廣西的大軍閥陸榮廷到了北京。北洋軍閥爲了籠絡他，特別辦了一場盛大的堂會，傳到很多名伶。當然少不了「老生泰斗」譚鑫培。可是老譚正在生病，臥床床上，起身都困難，怎能登台演戲。只好婉轉推辭。但那些辦事的，作威作福的軍閥作風搞慣了，說什麼：「你不過是個唱戲的，今天做官的傳你來唱戲，是瞧得起你，你就非來不可。」

總算還給他留點面子，沒有用拘提的方式；而先由承辦人到他家麻煩解釋好幾次，眼看他無意承擔。最後居然由步軍統領衙門的右堂袁德亮到他家，以陪伴護送他去赴堂會的名義，強迫他去唱「洪洋洞」，從病房開始。這齣戲原是他最擅長的好戲。那晚他保扶病登場，一肚子委屈，聲調特別悲愴淒婉，令人聽之淚下。根據他的琴師徐蘭沉記述當時的景況：

「一會兒，他跟着步軍統領衙門的右堂袁德亮一齊走進後臺。我趕快告訴他：『您的場面都沒有來』。他說『將在這齣戲打病房起，是大路話，好歹對付得了的』。我瞧他是滿臉病容，一肚子的牢騷，也不敢再說什麼了！」

「譚老板的戲碼，照例是大軸子，等他出臺，時候已經很晚。實際上貴賓陸榮廷早就走了。上場第一段二黃：『嘆楊家秉忠心心血用盡』，我給定的軟六字調，比往常低一點，想

不到他的嗓子非常痛快，唱得滿宮滿調，勁頭兒足極了。那段快三眼：『自那日朝罷歸……』一氣貫到底，那是誰都辦不到的，給我的印象最深。……楊六郎臨死那個身段，亦讓他琢磨透了。他先把身子往下蹲，兩腿作『羅拳腿』的形象，而手扶着膝蓋，唱到『去見先人』的『人』字，本是個長腔，他隨着腔又把身子慢慢往上長，長到兩腿都伸直了，再把腳跟提起，腳尖着地，脖子再往上挺，不就顯得比他往常要高出一個頭了嗎？同時嗓門越唱越低，唱成一線遊絲，好像只賸一口氣才倒下去的。

這樣描寫一個臨死的病人的形狀，應該說是刻劃到家了。所以每次總有一個滿堂彩。那天就不對了。草草了事的就倒了下去。我就知道他的精力已經不能支持，誰想他不到一個月，真的倒下去，永遠不起來了。」

譚鑫培自那天（農曆閏二月廿五日）病中被迫演出，受了刺激，又受勞累。終於拖到三月廿日，懷着絕技，與世長辭了。

珍惜羽毛不願授藝傳人

老譚紅遍天下，難免有點排場習氣，架子大，有時會在臺上翻場（在臺上用眼神責備人，或者用詞句爲難別人），但也有表現涵養功夫的地方。根據周信芳的說法：

「學譚要學他臺上的好處，臺下的排場習氣，又何必學？最可笑的就是有些學譚學生，却將他一切排場習氣，研究得很精深。到了後臺，逢人不理，眼皮不抬，眉毛打結，就是

對人說話，不使勁，不高聲，總要帶三分煙氣，七分病容，才算够格。好像不如此就不是純粹的譚派。那可錯了。」

「就說那齣『珠簾寨』吧，趙君玉（上海的名旦）飾二皇娘，聽說李克用不發兵，他就和老譚開頑笑，罵他一句『哈哈，你這個老素菜』。老譚不但不怪他失言，反到很高興的湊這個趣兒，便向程敬思說：『賢弟啊，你看他罵我老素菜！』還使個高音，用手裏扇子搵着鬚鬚，在臺上繞個圈子，引得觀眾哄堂大笑。這不是他臺上的一團和氣嗎？」

「再說他臺下的性情。新新舞臺有一位零碎老生（即專充邊配角色的三路老生），扮些朝官、院子等角色，名叫許福雄。一次與老譚同演『胭脂褶』，老譚忘了詞，反看許一眼。這位許先生在後臺不服起來，大事嚷道：『這是你錯，還是我錯？仗着角兒大，還要翻場麼？』老譚自知理屈，又因許先生年紀大，肚子寬（會得多），任他大嚷大鬧，並不計較，反而和顏悅色的若無其事，一場風波，就此平息。誰說老譚沒有涵養功夫呢？」

「還有一次，老譚在新舞臺，要求趙君玉配一齣『汾河灣』，君玉說老譚架子大，愛翻場，不和他配戲。經人再三懇求，君玉才答應。但是約法三章，不許老譚翻場。錯了只隨着我，而且不到他那裏對戲。老譚也應允了。到演『汾河灣』那天，君玉有心遲到，一到了就扮戲，也沒有功夫對戲，扮好了便上臺去唱。趙君玉本是聰明絕頂的人，雖則新學會這齣戲

，那裏會叫看家看出破綻？竟能博得許多彩聲，偶然有些錯誤，老譚必輕輕提詞，把一齣『汾河灣』，圓滿終場。老譚稱讚君玉聰明不已。這麼一看，老譚何曾有壞習氣呢？」

老譚曾經對人說過：「我不是老虎，為什麼他們都不睬我？」其實，他的本性是愛善厭惡的，並不全是妄自尊大。有些缺點，也都是被人逢迎諂媚狂捧起來的。

不過，老譚也有他可議的地方，那就是他扭於當時伶界的積習，不肯把他的絕技藝術傳授給人。雖說大家公認他在老生方面的造詣，已經達到最高的巔峯，都以為他爲法，但還沒有一個真正稱得上他傳人的人。只有余叔岩、言菊朋模仿他最虔心，用功最勤，有些成就。

據說老譚本想把一生的技藝，傳給兒子小培，但費盡心機，小培仍然學不好。他掃興之下，乾脆不收徒，不授藝了。余叔岩雖說因爲調停袁世凱家演戲之事，得到准許，正式拜他爲師，但老譚只教他兩齣戲：「太平橋」和「空城計」的王平。余爲了學譚，只好自己花錢買票去看他演出，仔細觀摩，細心鑽研，遇到不明白之處，再向譚請教；有時向當時和譚搭配的演員如錢金福，以及琴師等請問。余曾經對人談起從老譚學戲的情況說：

「俗說：師傅領進門，修行在個人。我們學戲也是一樣。我跟老師學戲時，老師在床上躺着抽煙（鴉片），抽高興了，坐起來給講些個。講完以後，怎樣理解，怎樣學會，那是自己的事。……有人說我是老師的得意門徒，可

是我覺得我到如今，還趕不上一個腳趾頭。」

余叔岩研究譚派，非常認真。雖然一腔之微，也悉心揣摩。他曾與陳彥衡一起去看老譚演出，由陳紀錄唱腔的曲譜（譚的胡琴師是梅雨田）

，余記錄詞句和腔調。老譚聽說此事，知道余的學藝之心很誠，資質也不錯；曾經慨然感嘆說：「傳我衣鉢的，恐怕就是余叔岩了」。但並沒有因此對余有系統的不厭求詳的多教幾齣大戲。余叔岩學譚最有心得的幾齣如：「桑園寄子」、「探母回令」、「戰太平」、「定軍山斬淵」、「法場換子」、「當鋼賣馬」、「打棍出箱」、「天雷報」、「捉放曹」、「失街亭」、「南陽關」等，都不是由老譚親自傳授，而是暗中偷學來的。

老譚好玩古董，余叔岩還投其所好送他鼻煙壺、玉玦，乘他高興，向他討教「珠簾寨」等戲。一次老譚在演壽誕堂會「四郎探母」。去楊四郎，本來講好到「見娘」爲止。可是，座客興趣正高，不肯離去。余叔岩乘機和承辦人跑到後臺，以貴客熱烈期盼爲由，向正在準備卸裝的老譚再三懇求接演後面的「回令」，老譚只好答應。實際上余是想藉此機會偷學「回令」而已。當時他對老譚辭色態度相當恭謹，於是好事者傳出花邊新聞：「余叔岩替老譚穿靴子」！

至於言菊朋，本是票友，一切以老譚爲法，也是和余叔岩一樣，只要老譚演出，有戲必看，和陳彥衡合作，向錢金福、王長林等討教。只是私淑，並未拜師。雖說在唱工方面，有很好的成績，但做表、武功還不够。整體上說，比余叔岩還有段距離。更談不上傳老譚的衣鉢了。